為政善報事類

爲政善報事類卷之五

括蒼友竹葉　留　景良　編
後學陳　相　良弼　註

二郎必做

宋　王佑大名華人也　太祖朝知制誥會魏州節度使符彥卿有飛語聞於上上遣佑往使魏州以便宜付之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已爲相及還朝以百口保彥卿無異意謂上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享國不長願陛下以爲戒上怒貶萊州安置佑赴

貽親舊送者謂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佑笑曰吾雖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旦也佑素知其貴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登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謂之三槐王氏云 言行錄

六班免死

宋 高瓊 亳州亳城人也 事太宗為御龍直指揮使從征太原太宗引兵自幽州還聞敵兵盛至留瓊作樂 音岳 於營遲明瓊度車駕行遠潰圍轉戰至行在所而六班卒不至太宗怒欲盡誅之瓊曰陛曰晨夕兼行令不

早下主將之罪也今衛士皆以材勇選前下太原有功未賞盡誅之可乎帝怒遂釋瓊後累遷殿前都指揮使景德元年從幸澶淵澶視然切在頓丘縣南有功授檢校太保忠武軍節度使壽七十有一曾孫女是為宣仁聖烈皇后人以為陰德之報歟言行錄

熟審兩訟

宋 韓魏公琦鎮大名魏之訟牒最多事無巨細公皆親決雖有病亦許通報決之卧內或以任勞過當勸公分委僚屬公曰兩訟在官人之大事或生或死

或與或奪在吾一言其可輕忽身歿之後今爲紫府真人感應篇

延壽一紀

宋王繙宣和間爲兩浙憲每斷死囚必焚香奏天然後行下一日暮坐恍見神人雲冠絳服立於簷前遂呼其名語之曰緣汝所斷事皆合情法上帝嘉汝已爲延壽一紀加官至三品汝之二孫亦皆當作監司更宜自勉語訖忽不見後果如神人所云明倫集

愛民綏役

宋　呂夷簡字坦夫萊州人也祥符中提點江南刑獄時營

繕宮館材用所取東南騷動斬柴木者或碎首洞胷

官嚴期會以希上意死者以亡命捕係妻子公抗疏

條白卒緩其役調夫挽送材木盛冬河涸暴露岸次

請一切罷遣上悅從之由是知其有愛民憂國心以

至大用後子公綽公弼公孺皆登顯仕公著為丞相

公著子希哲希績希純尤顯名當世言行錄

置姬不淫

宋　王均李順之亂官於蜀者多不挈家以行張詠

知益州單騎之官官屬憚其嚴無敢蓄婢妾者詠不欲絶人情自置一婢以侍巾櫛自此其屬相有置姬侍矣詠在蜀四年及召還閲呼婢父母出資嫁之仍處女也父母拜謝而去詠素無聲色之奉其不欺暗室如此名在僊籍爲紫府真人所禮敬不亦宜乎東華錄

轉禍爲福

宋黃琮宣和初爲福州閩清令平日多蔬食但日市肉四兩奉母爲人方嚴時方興道藏郡守黃裳命

十二縣各持一疏歛之於民縣各數萬琮獨不應命既聞他縣皆辦乃自詣郡以己俸四月代民輸之衆雖不平莫敢詰有內臣廉訪使者數(音朔)干以私皆拒不荅會奏事京師每一見朝士必以溢惡之言詆之嘗入見上問汝在闕時屬縣有賢令否其人出不意錯諤失對惟憶琮姓名極口稱之上喜即有旨改京官使者既出方大媿悔乃知善人之報轉禍爲福如此 夷堅志

讞疑別尋

宋　張逸知益州日華陰縣鄉長殺人誣道傍者縣吏受財獄具乃令殺人者守囚逸曰囚色冤守者氣不直豈守者殺人乎因始敢言而守者果服立誅之蜀人以為神逸後凡四守益州子峋嵫亦有顯名於世嵫之孫即端明殿學士澄也　影響錄

聽訟必詳

馮文顯自為口官至監司郡守所至聽訟詳明吏畏民愛守鄜州日有盜羊殺人者獄具將就刑文顯初至郡疑其不實乃易獄吏訊之始云我實非盜偶見

牧羊兒死仆地馳告里長故執我指羊群中一羊以爲我所盜者我既無以自辯敢不伏罪文顥知其非辜令釋去不數日旁縣獲盜羊殺人者抵罪人皆服其明斷後官至銀青光祿大夫始平郡開國公壽七十一墓誌

檢屍以實

陳洎爲開封府功曹章獻臨朝族人杖死一卒洎當檢屍時中使絡繹吏懼欲以病聞洎正色曰彼實寃死奈何懼罪驗不以實爾曹勿預吾當任咎乃手自

為牘以白府尹程琳琳曰用心如此前程非琳所及亟馳入奏雖大忤旨太后原其族人洎亦不及罪自此顯名不數年歷官臺府終於三司副使其孫傳道履常皆以詞章為時聞人陰德之報也晁無咎文

私賂不受

劉初袁州臨江人也為連江尉民有爭田者不決郡以屬初初得其奸立為剖曲直人謂為神及去官得直言者候於建州屏人告曰某有好香數斤聊為長者壽發視之金也初笑謝曰君事本有非私君也敢以公事

受私賂乎郤不受初二子敞舉進士甲科攽亦同年擢第敞之子奉世仕元祐至兩府時人謂之三劉感應篇

善佑可必

宋·張慶爲右軍巡院司獄嘗以矜慎自持好潔獄囚具必親沐暑月尤數音朔每戒其徒曰人之罹于法豈得已哉飲食臥具必加精潔好誦佛經每因受戮則爲之齋素誦佛經一月方止景祐四年京師大疫其妻袁氏甍三日未殮忽然而甦因告家人言見一

白衣人端嚴脩長謂曰汝夫陰德甚多子孫當有興者汝尚未有嗣胡爲來此言未終以手提吾足拋出乃得甦明年生子亨亨生三日有道士丐於慶之門延入既坐謂慶曰君本無嗣今聞嬰兒聲非君兒乎慶以實告道士曰信乎陰功未易量也今聞嬰兒聲不獨爾有嗣又喜子孫有文學者相繼而出爾善保之慶年八十三一夕無病而卒亨以三班借職終於在藏庫副使有六子洪鍔鏄鐸元豐五年同登黃裳榜鎬鋭領開封薦洪之子公裕公庠同登霍友端榜

士大夫莫不以為盛事信乎天祐善人如影響之速也影響錄

為政善報事類卷之五

爲政善報事類卷之六

括蒼友竹葉　留　景良　編
後學陳　相　良弼　註

語人爲事

宋　丞相司馬溫公謂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事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言行錄）

夜香告天

宋　參政趙清獻公日有所爲事夜必露香告於天其不可告者則不敢爲也（言行錄）

丹陽訟省

宋劉安民丹陽縣吏也特心公平民有訟未之官而先之安民安民折之曲直各得其當繫去自是一縣之訟爲之頓省後二子相繼登科汲官至朝散大夫湜承議郎直秘閣遂爲望族感應篇

陳州事傳

宋張成憲監陳州糧料院日究郎尉謁告成憲暫攝其事捕獲強盜兩起一十五人送縣獄具未上尉即出恭白郡守求合兩盜爲一冀人數多可得改秩

守諾其請遂以請之於張張曰尉欲賞無不可若令竄易公牘合二為一付有司煉煆遷就則成憲不敢也守不能奪後二十年張為江淮發運司從事設醮茅山夜宿玉晨觀夢至殿庭殿上主者曰陳州事尚記憶否此中文籍甚明既出見二使者各抱一錦綳與之曰以此相報是歲生男女各一人又一年轉大夫直秘閣而卒揮麈錄

視餞由己

宋韓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為兩路安撫使益州路饑公至

則蠲減稅以募人入粟招募壯者等第刺以爲廂禁軍一人充軍數口之家可以全活檄飭門闗而欲東居者勿禁簡州賑食爲甚明道中以災傷勸誘納粟後糴六十萬歸於常平公白是錢賑濟之餘非官給也發庫盡以給四等下户逐會殘不職吏罷冗役七百六十人爲饘粥活饑民一百九十餘萬蜀人曰使者之來更生我也後其子忠彥爲丞相嘉彥尚公主

言行錄

爲政善報事類卷之六

爲政善報事類卷之七

括蒼友竹葉　留　景良　編

後　後學陳　相　良弼　註

曾生越郡

宋　曾鞏字子固建州南豊人越州爲通判日歲饑度常平不足以賑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群聚有疾疫之虞前期喻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穀數總得十五萬碩視常平價口增以予民得從實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米價爲平又出錢糴粟五百萬碩

貸民種糧使隨税賦入官農事頼以不乏後為福州太守初州無職田前政歲鬻園蔬收其直自入常得三四十萬及公至曰豈有爲太守而與民爭利乎罷之後歷官齊襄洪明亳滄等州進直龍圖閣遂爲史館修撰試中書舍人卒享高壽以謇敏廉明稱（言行錄）

富活青州

宋　富文忠公弼（字彦國河南人）知青州會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以爲從來拯饑（拯音整）多聚之州縣倉廩不能供散以粥飯人多餓死死氣薰蒸疾疫隨起公擇所

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廪隨
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間散處其人以便薪
水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爲生者聽民取之其主
不得禁流民死者爲大冢以葬之謂之叢冢自爲文
以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
五十餘萬人至和二年召拜同平章事封鄭國公壽
八十 言行錄

保全無罪

宋 邵煜字日華桂陽人舉進士爲連州錄事叅軍州將楊

全誣部民十三人為刼盜欲寘之死煜察其枉不肯
書牘白全願劾其實再繫獄按驗得實民由是獲免
全坐廢煜代還引對太宗謂曰爾能活吾民深可嘉
也賜錢五萬改右諫議大夫即命使廣南採訪刑獄
歷淮南江浙荊湖轉運知廣州州城瀕海每蕃船及
岸常苦颶風煜鑿內濠通舟及卒廣人懷其惠多泣
者方煜之病朝廷以陳世卿代之（世卿南劍人也）亦良吏廣
南計口買鹽人以為害世卿奏免之於是廣人歌曰
邵父陳母除我二苦後世卿官至秘書少監（言行錄　影響錄）

震懾群偷

宋　魯有開字元翰亳州譙人也以父宗道恩授秘書郎知韋城縣曹濮有劇盜入境聞公為政相戒曰魯公去乃可來因遁去知確山縣獨治大姓能撼邑事者縣遂無事興廢陂漑民田數十頃飛蝗不入境富弼謂公有古循吏風薦之守金州有蠱毒獄坐死幾秤十人公曰欲毒人口謀之可矣安得若是衆者訊之果誣時方旱決獄乃雨卒年七十有五言行錄

先閱斷案

宋　歐陽文忠公名修字永叔吉州永豐人時之大儒每與客談論不言文章惟言政事張舜民怪而問之公曰文章止以潤身政事乃可及國吾昔貶官夷陵方當壯年未厭於學欲求漢史一觀公私皆無因取架閣陳年公案一一披閱其間枉直多是乖錯以無為有以曲為直違法循情滅親害教無所不有每自嘆曰夷陵□□尚爾如此天下至大固可知也於是仰天誓心自是遇事益加勤謹殆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塵三事以此自將人望吾必以為翰墨致身以吾觀之

實當時誓心一言之報身殁之後今為神清宮真人

感應篇

後得逃卒

宋王平（福之候官人也）章聖時為許州司理里中女乘騾單行盜殺諸田間褫（音耻）其衣而去騾逸田傍家收繫之吏捕得騾指為殺女子者田旁家認收其騾實不殺女子平疑之以狀白府守不聽趣令具獄平持益堅守怒曰掾懦耶平曰坐懦而奏不過一免耳與其阿旨以殺無辜又陷公不義較其輕重孰為愈耶守

不能奪後數日河南逃卒至許劾之實殺女子者田旁家得活平後爲侍御史位雖不顯三子回向問俱名列國史儒學傳回子文龍有名陰德之報有從來矣揮麈錄

兄弟怡怡

宋 葉夢得字少蘊蘇州吳縣人 在蔡州時有大豪陳氏家產百餘萬占碓山信陽軍羅山兩邑兄弟七人其季爲別宅子父死行錢數千緡以賂上下官吏逐季不以爲弟凡季可辯以爲翟氏子者皆沒之季訴五年不

得直夢得悉取前後案牘郄之獨呼李喆曰君曾娶妻誰為主婚且誰氏爭曰父主婚妻信陽鄭氏也公即取鄭氏始婚書則其父親跡與其諸兄所代書也乃追視之曰孰謂無案籍爭出其不意皆具服即析作七分授之不敢復訟後官累至户部尚書俄遷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兼侍讀 言行錄

神明咄咄

宋

胡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宣州為通判日有一囚獄成當死宿疑之一日衣冠焚香堂上靜坐俄而假寐忽夢

一神告曰殺人者吳姓也既寤急引囚細問囚乃實對某旦起時見一人已死街中被吳姓目死者婦令執到縣久聞吳與此婦奸不得其實何敢言也命根究殺人者果姓吳囚因免死蓋一念靜思之時已足以通於神明矣後宿官至樞密副使太子少師致仕壽七十二 言行錄

訊囚非盜

宋 趙普 字則平幽州薊人也 為丞相初為滁州判官太祖與語奇之時獲盜者百餘人將盡誅之普意其中必有

冤者請更加訊由是多全活太祖受禪以佐命功拜門下同平章事雍熙中拜太保兼侍中兼中書令壽七十有一子孫貴顯不絶論者以其安天下之功大是宜有後至於全活冤者亦陰德也事畧本傳

獲贓免僧

宋　向敏中字常之開封人任西京日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宿主人不許僧求寢門外車廂間許之夜半見有盜自墻上扶一婦并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懼因夜亡走荒草間忽墮眢於表切井無水貌井則婦人已爲盜殺

在其中矣明旦主人搜之執以詣縣敏中因密使吏

訪其賊吏食村店店嫗聞其自府來不知爲吏也問

曰僧某甲其獄如何吏紿曰昨日已笞死矣嫗嘆息

曰婦人實某村少年某人所殺也吏問安在嫗指其

舍吏就捕獲之并得其贓僧乃免死一府咸以爲神

敏中後大拜四子傳正國子博士傳式龍圖閣直學

士傳亮駕部員外郎傳範密州觀察使傳亮子經生

欽聖憲肅皇后敏中累贈燕王傳亮周王經吳王其

後子韶子憲俱顯炎紹間敏中四世孫也

● 訪求奴得

宋錢若水字淡成河南新安人為同州推官有富民家女奴逃亡父母訴於州命錄事鞫之錄事嘗貸錢於富民不獲乃劾民父子殺奴棄屍水中民不勝榜楚自誣服罪皆應死若水獨疑之遂留數日不決密使人訪求女奴得之遂送於州守乃引以示奴父母皆泣曰是也富民父子賴以得免守欲論奏若水固辭曰朝廷若以此為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未幾太宗聞之自幕職半歲除知制誥二年知樞密事言行錄

平反官陞

宋 王旦字子明一云魏州人又云大名莘人初釋褐知臨江獄有一囚當死求計出之久而不得一夕不寐至五鼓忽然有得急欲趨出時直吏者聞空中有聲曰相公出矣吏卒一半皆驚起相向整衣而坐旦出怪而問之卒具以告由是默然心契因引囚出問竟爲平反平聲旦後不十年入西掖官至太尉兼侍中三子雍司封郎官沖左贊善大夫素慶歷諫官以端明殿學士工部尚書致仕素諸子輩尤知名云影響錄

爲政善報事類卷之七

爲政善報事類卷之八

括蒼友竹葉 留 景良 編

後學陳 相 良弼 註

爲求生路

宋歐陽觀（吉州廬陵人也）爲泰州判官嘗夜燭治官事屢廢而嘆妻鄭氏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可得耳鄭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可得則死者有與我俱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求而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況嘗求其

死耶爲吏廉而好施及卒子脩年方四歲後爲副樞密參大政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觀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崇國公

量移貶所

宋馬默單州武城人也熙寧中知登州沙門島罪人有定額過數則推先到者入海中默奏曰朝廷既貸其生矣既溢額即投之海非好生之本意今議溢額乞選年深自至配所不足過者移登州神宗深然之著爲定制默時未有嗣一日默方坐堂上忽昏困如夢寐

中見一人如符使狀乘空而來左右挾一男一女至默前大呼曰我自東嶽來聖帝有命奉天曹符馬默無子以沙門島罪人事上帝特命賜汝男女各一人未幾而子純生默仕至户部侍郎寶文閣待制卒年八十有一純隆興初以太中大夫致仕壽八十豈非一念之善而獲此報乎 揮麈錄

直囚械繫

宋 蘇東坡名軾字子瞻 外祖程公逸字仁霸眉州人 攝錄事參軍眉山縣有得盜蘆菔根者所持刀誤中去聲主人尉

幸嘗以刼閒獄掾受賄口成之太守將錄囚囚坐廡下泣涕衣盡濕公適過之知其寃謂盜曰汝寃合自言吾為汝直之盜果稱寃移獄竟殺盜公坐詠楷囚罷歸不及月尉掾皆暴卒後三十年公晝見盜拜於庭下曰尉掾未服待公而决前此地府欲召公暫對我叩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死公是以至今公壽盡今日我為公荷擔而往暫對即生人天子孫壽祿未紫盈門矣公具語家人沐浴就寢而卒軾幼聞此語已而外祖父壽九十舅氏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

有聲同時為監司者三人元孫功名益盛尉掾子孫微矣大全集

發粟倉庾

宋 范純仁字堯夫蘇州人為丞相知慶州日餓殍滿路純仁不俟奏請發常平封樁粟麥賑之時一路荐饑耕牛殺盡五穀絕種官儲有限方懼未有以繼會是秋遂生蔽野結實如粟可食所收狼戾民食之餘官糴所收又於臨路市耕牛谷種計口分貸明歲遂大有年後知齊州州有兩司理院囚繫常滿多屠販盜切

而督償者公曰此何不責保在外使之輸納耶通判起白公曰非不知此弟以此輩兇暴釋之不旋踵復叅官司耳公曰終當如何曰往往待其疾斃於獄中是亦與民除害耳公蹙然曰法不至死而在位者以情殺之豈理也哉遂呼出立於庭下戒勵之曰汝等爲惡爲害不悛在位不欲釋汝懼爲良民害復叅官司也汝等若能悔過自新我欲釋汝皆叩頭曰敢不佩服公令遂釋之歡呼而出是歲犯法者減舊歲之半後爲元□□□□□□大

吏懼解綬

宋 向子志（字宣卿 開封人）提點荆湖北路刑獄衡人思之繪公像建祠於城東青草寺再使湖北先聲入境而奸吏望風解印綬者數千人湖北營田舊以抑配百姓人不聊生有破產不能償者日號訴於馬前公爲詢究其便利可行者使遵守之罷一切抑配者遠近鼓舞公按部所至立大榜於前云久負抑屈州縣不理者立其下於是積年無告之冤咸得伸雪凡歷仕華真明道衡廣等州專以擊斷豪舉興利除害伸達

究滯振業矜寡爲務後以本官致仕壽六十有九累贈太中大夫男滸調官廣西政治亦有聲譽 言行錄

民流貸糧

宋　王某至道初爲譙幕因按逃田時饑而流亡者數十家王力謀安集上疏論列乞貸以種粒牛糧朝廷從之一夕次蒙城驛夢空中有紫綬象簡者以綠衣丱 音貫 童遺之曰上帝嘉汝有愛民心故以此爲宰相子後生一男果至宰相 湖山野錄

像繪德報

宋　豫章李後林義山之父修己赴成都通判任時

聞太守欲籍張主簿家產而非其罪到任首以為言

守曰此事君不須預李□□□□義同休戚守愧

謝從之張簿具啟致禮以謝李歸□□□一毫無所

受時李年四十有九尚未有子張簿□□□□□神

前夫婦日夕拜祝願李通判早生好兒既而李遷守

成□□嚴氏有娠李夢張主簿來妻產一子即後林

後登第至□□大夫　江湖紀聞

王判壽長

宋　張文規字正夫筠州高安人以特奏名入官再調英州司理參軍真陽縣有民張五者數輩盜牛里人胡達朱圭張運張圓孫等率保伍追捕之群盜走散獨張五拒抗不去達殺之而取其貲盜不得志反以被劫告于縣縣令吳邈欲邀功盡取達以下十一人送獄劾以為強盜殺人煅煉備至皆自誣服圭運二人庾死既上府事下理院文規察因辭色疑不實一問得其情又獲盜牛黨以證獄具胡達以手殺人杖脊餘人杖臀而已圭運乃無罪時元祐七年也吳邈以計不

行恚憤歸番禺嘔血死文規雪冤獄活十人當得京
秩郡守方布覺以其老生無援不剡奏但以舉措遷
撫州臨川丞紹聖四年之官明年夏四月癸卯以驗
屍成疾遂困勺水不入口者一月昏不知人事四體
皆冷喘息不屬醫以為必死家人環泣待盡越五月
辛未忽微作聲索水飲身漸能動大言曰速差人搬
取船上行李家人以為狂至夜半神氣方定乃言初
病在床聞一人呼曰英州下文字即出覷之有公吏
三四人云攝官人照驗公事吾甚恐不知其由告以

病□□力不能行又無公服吏曰彼中自有公服已
具舟岸下矣□□□與登舟頃刻即到英州入城視
市井人物歴歴如舊稍□□□官府門廡嚴峻戈戟
列衛甚整□□□□餘人將入門□□以衣冠至服
之而入見殿宇樓觀金碧相照殿上垂一簾□□敢
仰視俄傳呼驅同行者使前旋即捽之去最後方及
吾□□□內所問乃吳遡事一一以實對王曰吾亦
詳知然須卿至結案貴詳審爾吾因奏曰臣勘此獄
使十人將死復生獨不蒙朝廷賞勞去聲敢問其說王

曰臨川丞即酬賞也吾曰若推賞格當得改合入官而今但用舉楮循資耳王曰豈有舉主二人而遽得丞大邑乎吾又奏曰官職既有定分願以微功少延壽數即聞殿一索簿俄有吏抗聲云已蒙王判與添一紀吏舉手令出見元追者引登舟即抵岸送者推出船遂寤時年六十七明年以通直郎致仕至大觀二年七十八歲夢一羽衣來云向增壽一紀令數足矣陰君以公在英州嘗權司法斷婦人曹氏斬罪降作絞刑又添半紀至至和四年壽八十三歲終夷堅志

爲政善報事類卷之八

爲政善報事類卷之九

括蒼友竹葉　留　景良　編

後學陳　相　良弼　註

屬縣空圄

宋

許份字子大知鄂州政尚寛厚務爲勸戒而人盡其情庭無留訟蓋一本於誠信故人愛服之在鎮四年一路獄空者八十縣隣路饑荒冗係道詒公賑濟公置場列室具器用異旗物鳴鼓給食率三日一詣問饑飽而勞去聲其病羸凡十月全活饑民二萬六千九百

有奇[機音]出禱雨暘歸必昜蓋一日湍河暴漲水幾冐
城郭危甚閉土門捍之公登城焚香移文水神河一
夕復故道郡有百花洲其西圃畦種蔬公拔蔬建堂
榜以洲名與民同樂其去之日百姓遮道拜泣比之
召父杜母立祠於堂後兩知楊州除龍圖閣直學士
紹興初以壽終[言行錄]

同庚懷德

宋　尚霖徽宗時為巫山令尉李鑄卒霖割俸送其
母及函骨歸河東且為嫁其女於仕族一夕夢尉如

生時拜且謝泣曰公本無子感公之恩力請於帝令得爲公子矣是月霖妻果孕明年解官歸抵荆渚又夢尉曰某明日當生府公必以小合送及生府公果以小合貯粟米送焉因以合名及長上聲敦厚仁孝官至大理丞感應篇

感令如父

宋 高世史開封人也廉恕自持知京兆樊川縣靖康口勤王隨軍口辦高宗即位經畧使唐其姓者差往南京邀車駕世史方行至罕潰兵害午嘗與僕從止逆

旅舍至暮爲潰兵所圍忽一兵排闥手斂燈視久之曰公非前宰樊川高君乎世史領之則驚失曰我等皆樊川人感縣令惠養恩至今叱其徒皆倒戈敬曰吾父也戒勿犯退具壺漿明旦遣卒數百扈出境後知衡州視民如傷補發累政上供爲石者二十萬爲錢者十三萬而民不知閱一歲斷死刑纔二人以雨久適謁諸祠禱晴其夕談笑而逝吏民哭之哀立祠祭祀歲久不絕後九子九孫皆顯仕路蓋厚報也

錄

察民非賊

宋　陳幾道開封東平人也爲汀州司理寧化有盗六人持畚刀夜刈人禾田主逐之五人逸去其一獨留且殺主人縣官全獲以爲六人皆強盗也獄具將就誅陳曰持刀竊禾意不在殺也畏主人而去與獨留而殺者異矣安可無首從而用刑耶由是五人皆原守臣上其事於朝轉姑蘇録事後仕宦三十年享壽七十有子四人曰識誠諶讜皆力學從義方訓楊傑銘其墓曰治獄陰德可貽後昆斯言不欺當高其門神仙録

處女弗犯

羅城使程彥賓進攻遂寧城下之日左右以二處女獻皆蔚然有姿色時公方醉謂女子曰汝猶吾女安敢相犯因手封鎖置於別室及旦訪其父母還之皆泣謝曰願太尉早建旌節彥賓曰旌節非所願但願死時無病便是好了其後官至觀察使年九十有七無疾而卒諸子皆官孰謂作如是□□無厚報者乎

感應篇

小吏亦為

宋　李之純凡三任成都漕仁民愛物蜀人安之按
察之餘尤留意於掩骼埋胔小吏徐熙本省人頗知
為善之純專以委之熙亦身任其責一日市西金花
街百姓王彬者以病入冥司見朱紫數官坐廳召熙
前曰適天符下李之純以葬枯骨有功更與知成都
一任汝以主行文字有功賜汝一子及第汝為人淳
慤人必汝信歸可宣言庶皆知勸三年李之純果加
寶文閣學士知成都府徐熙有子名適亦於其年李
常寧榜登第　江湖紀聞

薦剡不燎

宋　鄭庚爲吉州太和丞虔冦聚擾郡邑丞相朱勝非自九江移治廬陵庚薦副將楊勍使立功贖罪朱納之遂破賊奏凱感庚之恩縛男子二十衣韍以緋衣遣卒部詣庚所使其作親獲儆賞庚驗之平民也解縱之庚自有他功可遷秩既列上吏部□□□□沮經年未完適六部大火案牘皆空庚時爲蕭山丞忽見寨卒携文書數幅來言隔江望臨安火有大風飄此落沙洲上往就視之見公姓名敢以獻取而閱

之乃吏部甲庫案行遺賞典也持以白縣縣白之府府爲中送省部遂獲進秩一階人以爲不殺一十男子之報夾堅志

畫像生祠

宋羅棐恭紹興中爲道州僉幕朝旨命鞫郴州張巨駟獄初巨駟爲仇家誣與賊通獄吏楊錫得賂力主仇家遂起大獄連坐者三百餘人庾死者六七十人黥而流者二十八人沒入資者十八家棐恭具得其實錫不得隱即首服棐恭正其罪由是黥而流者

返沒入者給還民得直者皆畫像祠焉後累遷至武岡軍守乾道丙戌端坐而逝墓誌

脅從免刑

宋　陳皓循州石城人也建炎初寧都惡少李敦仁謀亂侵軼石城皓與口口巡檢劉佺共破之佺貪虐一時脅從者以喜怒生殺之皓從容諫止獲免者數萬人平日仇怨深者尤當營救之人服其長厚僉謂陰德在人後必有顯者皓二子敏觀察使南康郡開國公球御前武鋒口統制孫男十一人孝傳以軍功自奮餘

皆世賞皓累贈至武翼大夫墓誌

全活有慶

宋李超冀州人也爲禁卒從大將潘美爲掌刑刀美嗜殺戮超嘗緩之怒釋多全活人以爲有陰德其子濬官至右司郎中樞密直學士濬二子昭述翰林侍讀學士昭遘天章閣待制事畧

枯骨㘅恩

宋陳向元豐間爲開封府界使者嘗行部宿陳留佛寺夜聞垣外洶洶若有人聲起燭視之四望積骸

蔽野皆貧無葬者委骨於此向測然哀之即具所見聞奏請斥官地數頃葬之即日報可仍命總其事凡得遺骸八萬餘每三千為坎皆溝洫十五為曹序有表總有圖規其地之一隅以為佛寺歲令寺僧之徒一人掌其籍向後至員外郎元祐初出為江西運副從知楚州以壽終言行錄

劉禹錫云有崔承元者因官治一死罪因出活之因後數年以病自致死一旦崔為內障所苦喪明逾年後半夜嘆息獨坐時聞階際閒悉窣之聲崔問為誰

曰是昔所蒙活者因今故報恩至此遂以羊肝丸方告訖而没崔依此合服不數月眼復明因傳此方於世羊肝丸方黃連末一大兩白羊子肝一具去膜同於砂盆內研令極細衆手撚爲丸如梧桐子每服以煖漿水呑二七枚連作五劑瘥但是諸眼目疾及障翳青盲皆治之禁食猪肉及冷水出經史本草

生民倚命

宋　虞琪字齊年隆州人漕夔路者一漕潼川者再於蜀民有生死骨肉之恩當他道鞭索聚斂牛馬其入之日

蜀民猶晏然倚之為大司命紹興丁卯六月無疾含笑而逝珙平生陰騭及人者多丞相虞公允文乃其子也言行錄

又仙井監藺池鄉民鮮述因病恍惚見三黄衣吏持檄追之送死見一大城門闕三重宫室甚壯遇故人曹惟吉曰有故人在勿憂曰誰耶曰虞太博令判吏生道明日為吏生佛矣宜速往少焉吏引入殿下有王者冕旒坐其上謂述曰為我語家人令設吏生道場且誦吏生佛號語畢有白光騰上

室宇赫然述出至大樓閣下望題榜綠牌金字曰
大慈大悲更生如來才出門即甦時紹興十八年
六月二十六日也明日詣虞氏述所見適虞公小
祥日也虞公生平不讀佛書但方軍興時諸道以
聚斂為先務惟虞所部獨晏然不擾紹興十七年
六月二十七日微疾凴几不言忽曰古佛俱來吾
亦歸矣子允文傍立泣下又顧曰身得為佛有何
不可遂含笑而逝及述事傳公成佛之事益顯更
生佛名見大涅槃經 夷堅志

爲政善報事類卷之九

為政善報事類卷之十

括蒼友竹葉留景良編

後學陳相良弼註

私財惠下

宋吉州太守史彌忠以大旱委官下八邑覈實減放苗額十八萬奏聞時其堂弟衛王史彌遠當國不準止放三分彌忠遂以己俸及私財代償百姓德之仕滿不復仕其後長子嵩之至丞相次子巖之湖北憲三子岩之沿江制置四子嶤之知饒州再知寶慶

府九孫皆食祿貴顯彌忠晚年與齊魏國太夫人康健就養並享高壽而終（夷堅志）

孫女蒙恩

宋 趙仁美（天水人也）授蒲城令素曉星命自謂官不過邑長壽不過六十有日者謁之亦如其言將遣女先覓得一女僕一日命其掃庭忽擁篲而泣令問其故對曰某姓王父名德麟嘗為此邑令某生此縣中因思父母不覺涕下仁美因愴然曰何至是女曰某生不辰兵革亂離被人掠賣一至於此仁美白妻擇嫁

女奩具先嫁之忽一日先謁日者至大駭曰昨覩君官盡命將殂今日覩君祿壽未可量也豈改有異能雪寃濫獲是報乎仁美曰某粗守法固無出死入生之事謁者曰請細籌之趙因話嫁女僕事答曰只此是矣更何求焉因再賀曰此去壽祿未可量也（搜神記）

貢爲減額

宋王居正知婺州貢羅歲計萬疋崇寧後希進者增其數以市恩遂至五倍民力大屈建炎中詔蠲其二萬八千著爲定制閱四歲主計者格前詔建白責

歲輸一切視崇寧之舊公三上章未報遣僚屬詣政事堂言狀大臣方持其議督促郵傳旁午公置其檄不行掾史震慄交謁更諫公曰吾願身坐之不以累諸君呼史爲文書付曹曰即有譴諸君盡以此自解公復手疏五不可以奏上感悟亟如公請免符下里輸户懽懌若更生異時公歸自永嘉道出婺女一郡之人至郭東迎父老拜車下曰公去八年吾州免二十萬緡又運司移文州供御爐炭下其式廥理必胡桃鵜鴿公報曰炭之限期則諾彼民以炭爲業者率

居深山安知所謂胡桃紋鵓鴿色耶上方躬簡儉以新風俗臣下欲以浮侈敗之不可他日還朝為上語之上曰朕服膳未嘗問精粗況附火取溫煖而已豈敢較炭之文色後官至兵部侍郎 言行錄

遺不到門

宋 周嗣武宰吉州永新有豪姓素與吏輩為囊橐每邑宰至即啗以土物往往為所持公不絕其禮謁有以物嘗試者公即取通信吏痛懲之豪姓戢服民情始通一邑大治又先為臨川丞日受納苗米有事

例錢公亦不以歸己又始爲興國軍司法有姪誣叔攘家財之獄歷歲不决公一詰之遂得直守愧謝一縣之獄遂平後累官至戶部侍郎致仕以壽終遺表贈四官大中大夫言行錄

蝗自出境

宋　劉敞袁州臨江人也守鄆州鄆比易守政事不治訟或累月不决敞至撥遣簿書細務决平獄訟不數日則已無事月餘境內盜賊屏音丙息道不拾遺先是西路久旱麥不登尤多蝗蟲敞入境而雨至州數日蝗自

出境亡去歲以有年言行錄

蜂兒歸御

崇寧間會稽陸公傳爲宣城太守有司責歲貢蜂兒峻甚公上章曰蜂兒未孕毓音育之物不足以供御願賜停罷以廣陛下好生之德詔許停罷一年公嚴行禁止採蜂人戶犯者痛懲管下遵守甚力公一再歲夏夜感瘍疾內逼忽至溷門外蜂陣遮障喧飛殆不可入即呼守宿者以火視之有巨蛇臥於溷門之內張吻厠上咸皆驚異嗚呼蜂之微物亦能報恩可以

人而不如物乎 戒殺事類

授道賜號

王老志本濮州一推司以不敢棄法受賂竟遇鍾離先生授以道要遂能前知禍福徽廟嘗召至賜號洞微先生 感應篇

昇元有據

王昌遇本潼州一推司亦以不敢棄法受賂竟為上帝收錄白日上昇今為保和真人 感應篇

修垣拯溺

宋 方蒙元祐中爲侍御史時汴水湍急失足者隨流而下不可復活舊有短墻爲限往來久而傾圮蒙建言乞修短垣其疏畧曰臣聞爲治先務在求民疾苦與之防患去害至於一夫□□若己推而納之溝中汴流迅急墮者不救頃年並流築短墻爲之限界今墻隳岸狹迸有馳馬逼墮河者果於隳圮之處欲望降旨京城沿汴兩岸下至泗州並流修墻以防人跌馬驚之患使天下皆知惜一民之命若保赤子亦聖時之仁術也朝廷從之蒙三子元修元若元廸皆

有聲於宣政間世以為陰德之感 揮麈錄

赦死自誣

周必大字子充監臨安府和劑局門局內失火延燒民家逮捕居民及局吏繫獄未論報閤子充問寺吏曰假設火自官致當得何罪吏曰當除籍為民耳子充遂自誣服坐是罷職吏民得免死子充歸道謁婦翁翁肅容坐定門外雪交下童子掃雪於庭翁頗不樂意謂妻以女本為門戶計既失官缺前望殊不為禮復私訝前一夕夢掃雪迎宰相未知為何祥也惟子

充至在雨雪中其他絕無肩客姑留宿然後歸子充益自刻苦讀書試博學宏詞科子充之如京師也寓一班直家其妻一日携一小冊自外至借觀則鹵簿圖也悉錄記之及入試果以此命題遂中舉去詞科官至宰相封益國公豈非一念之善而獲如是之報歟

言行錄

鄉薦無忝

宋　黃鏞景定甲子以建安書院山長充泉州解試官校文日有一卷為之黜落忽假寐夢一姬拜於案

前哀告謂其孫今歲應試鄉舉妾爲城隍司進至看
護該卷適爲侍郎黜落妾已爲携在案上矣乞爲陶
鑄夢覺則所黜之卷已果在案細視復黜之夜夢嫗
告如初且言其夫昨爲州司推款吏嘗活二罪囚有
此陰功故吾孫當預鄉薦侍郎逆天可乎早起鈎後
兩場則論果可取因取充數及揭曉後視之則論亦
早哉無甚高也影響錄

廟食有餘

運使劉應龍平生仕宦以廉潔著至元丁丑八月間

無病而死其夕龍興路奉新縣戚古大王殿廟祝夢儀仗迎新王至熟視之則劉公也豈非公廉而死為神乎江湖紀聞

道理最大

宋太祖問趙韓王普曰世間何物最大普對曰道理最大言行錄

為善最樂

漢明帝問東平王蒼曰處家何等最樂蒼對曰為善最樂

爲政善報事類卷之十